

永樂大典

卷八千八十九
之八千九十

十九庚

一百九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十九

十九庚

城

奉天城

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

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襍六軍之士。築奉天城。元一統志唐書曰。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德宗避難于奉天。初。術士桑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居。外龜形而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離往城之。時屬盛夏。土工大起。人莫知其故。逮播遷都彼。乃驗朱泚之亂。羅城東北至子城西門外。有北三面有城。牆闊一十一里。崇二丈二尺。上闊五尺。下闊一丈二尺。濠深一丈八尺。闊三丈。長安志子城周五里四十步。城上闊一丈。下闊二丈二尺。崇二丈二尺。漢乾祐中重修。元王仲賢詠史詩奉天城。德宗朝有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築城。四年朱泚叛。上思道茂言。乃幸奉天。泚劫改秀實反。秀實不從。泚留原休等議稱帝事。秀

實奪休象。笏擊泚中額。秀實死之。岌岌孤城累卵危。如
何道茂。有前知。段公一笏決生死。不肯偷臣叛逆兒。
好時縣城

長安志好時縣城。周三里二百步。崇一丈二尺。闊一丈。按漢好時故城在
縣東北七里。岑陽鄉。周二里五十步。崇三丈。唐好時故城在縣西北六里。

又按好時古城。古漢縣。屬右扶風。孟康曰。時。因止神靈之所依止也。以雍
州積高明之隩。故立時以郊祀上帝及諸神。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

界有好時古城。**醴泉縣城**。長安志醴泉縣城。周二里餘一百步。**谷口城**。長安志谷
口城在醴

泉縣東北四十里。漢縣也。屬左馮翊。溝洫志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即此
城也。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昇仙於塞門。水經注曰。九峻山東。仲山西。謂

之谷口。即古塞門也。按雲陽縣谷池水所出。謂之谷口。未詳孰是。**武功縣城**。長安志武功縣城。周三里二百二十

步。崇九尺。上闊一尺五寸。下闊四尺。五門。唐姚合詩。罷武功縣將入城。二
首。乍拋衫笏覺身輕。依舊還稱學道名。欲泥山僧分一作求屋住。羞從

野老借牛耕。妻兒盡怕馮逋客。親故相邀遣到城。無奈同官珍重意。幾廻
臨路却休行。青衫脫下便狂歌。種薤一作李栽莎一作挑斲古坡。野客

相逢添酒病。春山暫上著詩魔。亦知官罷貧還甚。且喜閑來睡得多。欲與九衢親故別。明朝拄杖始經過。

美陽故城

長安志美陽故城在武功縣西七里。漢書曰美陽縣屬右扶風。注周太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所起。太平寰宇記城南有周原。後魏太和十一年。移廢縣於古釐城中。後改武功為美陽縣。周天和四年。武功復還舊理。建德三年省此邑。今縣餘址迨盡。漢書注云岐山在美陽西北。故

釐城

類編長安志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今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有郃國。堯封后稷於郃。周平王東遷以其地賜秦襄公。作四十

一縣釐其一也。太平寰宇記故釐城。漢為釐縣。後漢省。復自渭水南移武功。縣於釐故城。因謂之武功城。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改武功為美陽縣。

仍於此置武功郡。周武天和四年。美陽還舊理。建德三年省郡。別立武功縣於中亭川。即今縣理也。晉地道記云省釐以併郡。蓋取釐之南境渭之南以併郃。非省縣也。唐武德三年於此置稷州。貞觀元年廢。史記樊噲傳噲從沛公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索隱曰。秦雍即扶風雍昌縣。釐

音台。即右稷所封。今之武功故釐城是。章平。即章邯子是也。

周城

長安志周城在美陽城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居邑也。詩曰古

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又曰。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契我龜。築室于茲。帝王世紀曰。周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

今扶風美陽西北有岐陽城。舊周地也。東漢書郡國志。扶風美陽有周城。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南

函故城

郡縣志。南函故城。後魏末所築。在永壽縣。北據山。其東西南三面險絕。實控禦之地。

齊難故

城

太平寰宇記。齊難故城。齊難。即姚興將名也。屯軍築壘。在永壽縣西。其南西北三面。一如南函之險阻。

華州城

長安志。華州城。周二里二百八十四步。上闊七尺。下闊二丈。崇二丈一尺。羅城周七里十步。上闊七尺。下闊三丈。崇二丈五尺。夾城壕闊二丈八尺。

羊馬城上不通人行。下闊二丈五尺。崇二丈五尺。外城壕深二丈五尺。闊六十尺。唐白居易長慶集。華城西北雉堞最高。崔相公首創樓臺。錢左丞

繼種花果。合為勝境。題在雅篇。歲暮獨遊。悵然成韻。時華州未除刺史。高居稱君子。瀟灑四無鄰。丞相棟梁久。使君桃李新。凝情看麗句。駐步想清

塵。况是寒天客。樓空無主人。

役祠故城

太平寰宇記。役祠故城。在華原縣東北一里。漢縣也。宣帝神雀二年。鳳凰

集祿祠是也。長安志蒲城有故同州城。即漢祿祠城也。**沈陽故城** 太平寰宇記沈陽故城在華州東北十五里。驛

路南石橋東有沈陽城。按此城與故武城二縣並後漢省。按漢京兆尹渭南郡所管諸縣多在渭水之南。此二縣並是馮翊屬縣。據三輔地界言之。

皆合在渭北。當在同州及高陵涇陽之北界。蓋因後漢安順間西羌擾亂關中。人移於渭水南鄭縣界。權脩壁壘以居。年代綿遠。因而稱為漢縣焉。

上邽城 太平寰宇記秦州記曰。天水郡治上邽城。前有湖中水。冬夏中停無增減。天水取名。由此湖也。**廢下**

邽城 太平寰宇記廢下邽城在下邽縣東南三十五里。地志云。秦下邽縣也。自漢及晉不改。魏初移於雄霸城。注水經云。渭水注下

邽故城南。即此也。**故甘泉城** 郡縣志故甘泉城在下邽縣東南四十里。以此地水多鹹苦。城中井泉美。遂名。亦謂

之夏王城。俗傳赫連勃勃所築。**古蓮勺城** 太平寰宇記古蓮勺城在下邽縣北二十二里。蓮音輦勺。音酌。以草為名。

晉地道記云。蓮勺縣屬馮翊。後秦姚萇廢。後魏太和三年。改馮翊為延壽郡。蓮勺縣仍舊。隋開皇十年罷郡。以蓮勺屬州。今縣城是也。大業二年。

省蓮勺入下邳。漢張禹自河內徙家於此城也。**定城**。長安志定城。延生述記云。或云段煨所造。未詳。夾道各一城。城下有泥泉水出

焉。按煨在漢為鎮遠將軍。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於城中置定城驛。**平舒城**。太平寰宇記史記云。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馮我遺鎬池君。春秋後傳。華山君託書致鄆池君云。子過鄆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疑叩梓。當有

應者。以書與之。書入。謹聲言祖龍死。按注水經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城北。昔始皇之將亡。江神返璧於華陰平舒道。即此是也。在今縣西南。元一統

志王舒故城。在大同東南一百五十里。**長城**。太平寰宇記長城在今華陰縣西二里。即春秋時秦晉分界處。汪元量湖

山類藁長城外。欽馬長城窟。馬繁草枯竭。水竭將柰何。馬嘶不肯歇。君看長城中。盡是骷髏骨。骷髏幾千年。猶且未滅沒。空啣千年冤。此冤何時

雪。祖龍去已遠。長城久迸裂。**敷西城**。太平寰宇記敷西城。郭延生歎息此骷髏。夜泣秋月。述征記云。即敷西縣。夷狄所

置。謂符堅姚萇時有敷西縣。尋省之。在華陰縣西南。**渭南縣城**。長安志渭南縣城周三十里。餘二十步。崇九尺。括地志

曰隋煬帝大業九年築。故城在縣城北。周一里餘二百八十步。崇一丈。渭南故城在縣治東南四里。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築。按縣故城。疑符堅所

置渭南縣也。括地志

所引當是南新豐縣。

古倉堡城

長安志古倉堡城在渭南縣東三里。

張堡

城

長安志張堡城在渭南縣東南三十里。

嚴堡城

長安志嚴堡城在渭南縣西南三十五里。

青原

堡城

長安志青原堡城在渭南縣西南二十五里。

姚堡城

長安志姚堡城在渭南縣南二十里。

胡

城

長安志胡城在渭南縣南十里。舊說匈奴休屠王部落降。漢築此城以居。因名胡城。

市丘城

長安志市丘城在渭

南縣西南三十里。

休屠城

太平寰宇記休屠城。休音許虬反。屠音除。即漢休屠王所理之地。漢亦為縣。漢書北部都尉治

休屠城。元一統志休屠王城在渭南縣南十里。舊說休屠王部落降。漢築此城以居之。

山洛故城

元一統志山洛

故城。本漢上洛縣地。竹書紀年云。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即此。

蒲城縣城

長安志蒲城縣城。周八里

一百八十步。崇七尺。壕深四尺。**重泉故城**

長安志重泉故城在蒲城縣南五十里。

賈城

長安志賈

城在蒲城縣西南一十八里。古之賈國。左氏傳謂芮伯梁伯賈伯伐曲沃是也。

蒲城

長安志蒲城在蒲城縣東三十里。晏元獻公類

要蒲城。子路為孔子問津之所。魏初青崖集自同之蒲城次商台符見寄詩韻。袖裏行行有鐵柶。鏡中點點是霜華。溝深因雨還添滑。山好雖陰

不是遮鞍馬。羈愁如有約。田園歸夢尚無涯。落花流水山前驛。無復仙人問客槎。

魯王宮城

長安志魯王宮城在

蒲城縣西南四十里。大統記曰。即魯哀王城也。視其餘迹。尚有宮城板築之象。今在內政村。

晉城

長安志晉城在蒲城縣東南五

十里。未詳所出。

同州城

長安志同州城即漢祿祠城。

三原縣城

長安志三原縣城周二里

餘一百二十步。崇一丈。

三原古城

陝西志三原古城二。直亘南北。一在縣東五里。一在縣西一里。南抵華山。北逾渭

河。直抵邵陽。韓奕少梁。西境。相傳戰國時。秦晉界地。

黃白城

長安志黃白城在三原縣西南十五里。後漢李傕亂。獻帝幸長

安。三輔飢歉。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

永安故城

太平寰宇記永安故城。亦名洪賓柵。在三原縣北五十里。即後魏北

雍州城是也。周地圖記明帝孝昌二年。蕭寶寅逆亂。關右洪賓立義柵。以捍賊。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以洪賓為刺史。故俗呼為洪賓柵。其年又

割北地郡之三原縣於此。置建忠郡。屬北雍州。又按後魏書。毛遐。洪賓兄也。亦有功於魏。故肅宗詔曰。改三原縣為建忠郡。以旌其兄弟功也。孝武

帝永熙元年。移北雍州於今宜州。仍於城中置永安鎮。

同官縣城

長安志同官縣城。周一里。無城壁。

富

平縣城

長安志富平縣城。周三里一十二步。崇一丈五尺。壕深八尺。闊八尺。太平寰宇記富平故城。後漢富平縣。今廢。

秦穆公城

長安志秦穆公城。在富平縣南三十里。南面西面崇一丈五尺。東面北面無墻。

直市城

長安志直市城。在富平縣西南一十五里。

懷德故城

長安志懷德故城。在富平縣西南一十五里。周三里。漢書懷德

縣屬左馮翊。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強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瀆。莽曰德驩。太平寰宇記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懷德縣也。

蓋後漢未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為名。今有廢城存。

故豳州城

元一統志。故豳州城。在今邠州城之南。有

姜嫄廟碑銘。金正大甲申。即于城之西南相接岡嶺。展築為城。有山城在焉。周圍四十餘里。太平寰宇記。古豳城在三水縣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在龐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即此城也。國都城記。豳國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焉。豳。谷名也。與故枸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注云。豳鄉是也。宋會要。熙寧四年二月四日。環慶路經略司言。已修完邠州城壁樓櫓了。當。御筆勘會。昨以麟府城壘守具頽弛。曾指揮陝西諸路。令沿邊次邊州軍城寨各用心整葺修完。今邠州首能奉法了。當。可特旌賞之。既而賜官吏銀絹有差。

古公故城

元一統志

古公故城。在邠州。今有古公鄉。古公直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鬻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予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立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予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與私屬遂去。豳。浚漆沮。踰梁山。止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其後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子昌。即文王。文王崩。武王立。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

為王
季。撒離曷番家城

長安志撒離曷番家
城在邠州東南五里。折塢城

太平寰宇記唐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屯兵於新安縣折塢城。太宗親征。相守六十餘日。會舉其子仁果統其眾并羗胡十餘萬來挑戰。上遣總管龐玉自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因高而陣。上率大兵自原北。出其不意。斬首萬餘級。賊大潰。仁果懼而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故城猶在。今宜祿縣北五里。

長武城

太平寰宇記長武城在宜祿縣西五十里。隋開皇中築。在涇河南岸。唐武德初廢。大曆初郭子

儀置兵以備西戎。王海唐列傳李懷光為邠寧節度。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為要防。渾瑊以朔方兵馬使屯宜

祿。大曆七年。擊吐蕃破之。自是歲防長武城。韓全義為長武城使。貞元三年。吐蕃犯長武城。全義拒之。高崇文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

崇文以長武城使討劉闢。練卒五千。常若寇至。高霞寓元和初代高崇文為長武城使。張芸叟雜記涇州東長武城在塘灤。最為控扼要害之地。

太宗親征薛舉嘗駐蹕。門樓十三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即高塢折塢二城樓亦完。

旬邑故

城 太平寰宇記。桐邑故城在三水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桐邑。屬右扶風。有函鄉。應劭注云。左氏傳。畢原。鄭。郟。文之昭也。荀侯。賈伯。伐晉是也。

漢為 **爰得城** 太平寰宇記。爰得城。漢書地理志云。淳化縣城。在縣西北六十里。元一統志。淳化故城。本雲陽縣金龜鄉。雲陽宮記曰。車箱坂下有黎園。漢武帝築之。大一頃。樹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宋淳化四年。建為淳化縣。屬耀州。以雲陽金龜。威遠三鄉屬焉。按太子中舍人黃

觀言此地山林深僻。多聚盜賊。遂建為縣以鎮之。金省入雲陽。

雲陵城 元一統志。雲陵城。在邠州。淳化縣北。有漢武帝碑刻。

云。於城北二十餘里。立雲陵縣。有廢城舊址猶存。若甘泉宮遺蹟亦在雲陵。於其縣之南立黎園鎮。宋始為淳化縣。

延安故城 元一統志。延安故城。按後魏志。以東夏州為延州。在延水東。蓋以管內延水為名也。至宋慶曆五年。改卜延水西。今路城。是與舊城相直。

人呼故城為東州。按圖經。地產真臘。秦膠。司馬光延安道中詩。有暮煙凝塞上。候火落天涯之句。宋會要。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權發遣陝府西

塞上。候火落天涯之句。宋會要。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權發遣陝府西

路轉運副使公事范純粹言。見修治延州城。許令用軍須金帛錢糧。如不足。以朝廷所賜入便錢支用。其他城若雖被旨修治。若不依延州已得指揮。即無由辦集。欲望朝廷詳酌。從之。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賜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二百修延州城。

延水故城

元

統志延水故城在延安路東北一百一十里。元七鄉。本秦臨河縣地。秦滅六國。使蒙恬將兵十萬北擊匈奴。悉取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漢因之。在今廢縣理北十五里。臨河故城是也。後魏於其中置安民縣。并安民鎮。屬東夏州。隋文帝廢鎮置安民戍。唐武德二年。重置安民縣。屬延州。貞觀二十三年。改為弘風。神龍元年。更為延水縣。取吐延水為名。後遷在縣西骨胡川。宋熙寧八年。省為鎮。入延川。舊圖經

云。延水豐林門山產麝香。

西和州故城

元一統志西和州故城在延水縣。本曰安民。唐武德二年。折延川置縣。

即縣置西和州。并置修文桑原二縣。貞觀二年。州廢。省二縣入安民。隸北基州。州廢。來屬延州。

廢永州城

元一統志

武德二年。於金明縣東境置永州。并置洛盤新昌三塏。三縣。貞觀四年。徙州治洛原。建州廢。省洛盤新昌三塏三縣入金明。

龍安

古城

陝西志龍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北五十里。

招安古城

陝西志招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南四十五里。

塞城古城

陝西志塞城古城在膚施縣北一百五十里。

萬安古城

陝西志萬安古城

城在膚施縣西四十五里。

金城

陝西志金城在膚施縣西南五十里。已上龍安。招安。塞城。金城。五城俱係前代守邊處。江少虞類苑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

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赫連城

宋類苑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堅密如石。斲之皆

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予曾親攻城。若馬面

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疎。若敵人可

到城下。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到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避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

深可爲法也

金湯古城

陝西志金湯古城在安塞縣北五十里。唐書敬暉傳。暉聖曆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

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歛。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庚戌。詔廊延路金

湯新寨。賜名金湯城。宋會要金湯城舊金湯新寨。元符二年改。元史揚大淵。傳大淵兄子文安築金湯城。以積屯田之儲。原林古

城

陝西志原林古城在安塞縣北五十里。

杏子古城

陝西志杏子古城在安塞縣西六十里。

德

靖古城

陝西志德靖古城在安塞縣西六十里。

順寧古城

陝西志順寧古城在安塞縣北

七十里。已上金湯。原林。杏子。德靖。五城俱係前代守邊處。

保安故城

元一統志保安故城本延州之永康鎮。宋太平

興國二年置軍管二鎮一十九寨。東至蕃部悉逋族七里。至延州金明縣界七十里。西至蕃部悉逋族一十里。至慶陽府金湯鎮界三十里。南至延

州敷政縣界一百一十里。至延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蕃部厥都族一十里。至古宥州八十里。土產羊。地寒霜早。不宜五穀。九域志云。土貢毛氍。蓂

蓉。金升為州。正大兵亂。戶口彫殘。今復為縣。

黑城

太平寰宇記黑城在甘泉縣東二十五里。庫利東流川交口。赫連勃勃置。大象

二年。於此置郡。其城緣山坡。崎嶇不正。遂名黑城。元一統志黑城在西安府桓州西南九十里。

廢咸寧城

太平寰宇

記廢咸寧城在丹州東四十五里一鄉。本秦上郡之地。後魏太和十八年。於縣南白水川置永寧縣。屬義川郡。至大統十三年。改為太平縣。隋開皇

三年罷義川郡。以縣屬丹州。十八年改太平縣為咸寧縣。以界內鎮為名。仍舊屬。宋太平興國九年。併入宜川。

丹州廢城

元一統志丹州廢城。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為白翟所居。秦屬上郡。漢因之。魏文帝省上郡。晉陷於戎羯。符姚時為三堡鎮。後魏大統三年。割鄜延

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鎮。廢帝以河東汾州同名。改為丹州。因丹陽川為名。領義川樂川郡。隋大業三年。廢丹州。於義川縣置延安郡。十三年為蕃

賊劉步祿所據。義寧元年。於義川縣置丹陽郡。唐武德元年。改為丹州。領縣五。二年於州置總管府。管北連北廣二州。貞觀元年。罷府為州。永徽二

年。徙於赤石川。天寶元年。改為咸寧郡。乾元元年。復為丹州。本朝至元六年。併州入宜川縣。屬延安路。

汾川故縣

城

元一統志汾州故縣城在丹州東北七十里二鄉。職方考云。本漢上郡地。魏大和八年置安平縣。在薛河川。屬北汾州。其州在河西三堡

鎮東。更有南汾州。魏大統十八年。省北汾州。乃取丹陽川號立汾川縣。初理高樹山南善多村。周保定三年。移就庫利川北甚寒原。隋大業十年。蕃

賊郝仁朗攻陷。又移於土壁堡。唐開元二十二年。移於甘泉坊。圖經云。縣西有殺狗嶺。而黃河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從北延州門山廢縣來經縣界

七十里南流入鄜州。鄜城縣河岸頓狹。狀肖槽形。鄉人呼為石槽。蓋禹理水鑿石導流之處。宋熙寧三年。省汾川縣為鎮入宜川屬丹州。金因之。本

朝至元六年。同宜川屬延安路。**北連州城** 元一統志北連州城。唐地理志云。武德二年於延長縣分置此州。并置義

鄉齊明二縣以隸之。貞觀三年州廢。省二縣入延長。**延昌故城** 元一統志延昌故城。唐地理志云。武德二年。置北仁

州。貞觀三年州廢。十年以其地置洛交縣。天寶元年更今名。其北蘆子關。唐莊宗避諱。省入延長。**高奴城** 陝西志

在鄜州東五里。項羽封董翳為白翟王於此。**翟道故城** 太平寰宇記翟道故城在中部縣西北四十里故城是也。

周三里。畧有餘址。後漢省。宇文周曾於此城置利人縣。尋廢。

僞夏太后城

太平寰宇記僞夏太后城在洛

交縣南三十六里。赫連勃勃間劉裕滅姚泓。令其子義真等守。自將兵入長安。留太后於此。築城以居之。

故坊州城

元一統志故坊州城。禹貢雍州之域。古白翟國。秦屬內史。漢書云。朔方爲西部都尉。休屠爲北部都尉。渠搜爲中部都尉。故此爲中部郡焉。又郡國

志云。廊城。本秦高奴縣地。翟道故城是也。俗稱高樓城。即春秋白翟所居。魏晉陷于戎羯。劉石符姚時於州西七里置杏城鎮。恒以重兵守之。後魏

文帝改鎮爲東秦州。孝明改爲北華州。廢帝改爲廊州。後周天和七年。世祖元皇帝作牧廊州。於州界置馬坊。結構之處尚存。唐武德二年。高祖駕

幸於此。聖情永感。因置坊州。取馬坊爲名。天寶元年。分爲中部郡。乾元元年。復爲坊州。元領中部。宜君。昇平。廊城。四縣。割廊城入廊州。宋熙寧元年。

又廢昇平爲鎮。中部宜君富有藥材。魏泰東軒筆錄云。古詞。芳洲漸生杜若。謂芳香之洲渚。生此香草。宋天聖間。朝旨下坊州取杜若。雖一時文移

之誤。亦宰相不學故也。宜君有礬場。此州地產龍鬚。席弓。弦。麻。非他郡所及。金因之。國朝至元六年。併州入中部縣。屬廊州。

赤沙

城

太平寰宇記赤沙城在中部縣西七十里古戍城也。

杏城

陝西志杏城在中部縣西北八十里秦姚萇所築太平寰宇記

故杏城在中部縣西五里漢將韓胡伐杏木為柵以抗北狄因名。

昇平縣故城

陝西志昇平縣故城在宜

君縣北

綏德州城

太平寰宇記綏德州城在隴泉廢縣唐貞觀元年築四面石崖東面高八十尺西面高一

百四十尺南面高四十尺北面高百二十尺周廻四里二百步宋會要綏德城在陝西鄜延路熙寧二年廢綏州置咸平四年閏十二月十日命比

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侍禁閣門祗候程順奇乘傳按視城綏州利害以間初帝與輔臣謀修此州而羣議不一至是詔中書樞密院會議而呂蒙

正王旦王欽若以為修之不便李沆言修之便然恐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以修之便帝以境土遐邇未能周知其事命湛等往

視之十九日詔築綏州城時程順奇使還言於石隰州沿邊相度建城詢於吏民其利有七而害有二帝召宰臣於便殿出湛等奏曰利害昭然卿

等所見如何蒙正曰利多害少乞行與修故命築之五年正月十日以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石隰州兵馬鈐轄屯綏州經度修城事二月十一

日詔曰。昨議修復綏州。已興力役。詢于僉衆。猶或異同。因令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州駐泊陳興。乘傳詳度之。儻有所便利。即令施功。如其不然。可至罷之。四月七日。若水言奉詔與陳興詳度。重修綏州利害。尋領兵過河。徧視荒廢城壘。用工計百餘萬。材植難致。又須廣屯田兵。百姓渡河運糧艱阻。久長計之。有害無利。所有防兵役夫。及所運糧。悉已停罷。詔從之。一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遏党項。及邊臣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帝以其地復絕難守。特命錢若水馳往規度。事有不可。即罷其役。近臣有執前議者。帝曰。太宗罄四海之力。克平河東。近靈武失守。今如更城綏州。又須輦運芻糧。重費民力。河東久安。不可虛致困匱。既而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今復城之。即須廣屯戍兵。倍于往日。則芻糧之給。全仰於河東。其地隔黃河大小鐵錫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即難於固守。况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用。徒爲煩擾。絕無所利。若水即罷其役。後詣關西陳其事。帝嘉納之。元豐七年正月十九日。陝西漕臣范純粹言。綏德城當寇衝。請立軍以七城砦隸焉。在

州東北一百三十里。涑水記聞。种諤取綏州。韓魏公築城以戍兵。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右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間。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潞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之以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必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移書廊廷。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鬼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爲廊廷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沆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因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綏州城錄。

河北轉運使張問權度支副使。詔閣門令薛向更兩次上殿。然後朝辭。詔呂公晦孺乘傳至延州。俟先得安遠塞門二寨舊土。然後以綏州還夏國。時夏國既受策。而不肯歸二寨疆土。又欲先得綏州故也。詔依諫官例。聽直牒閣門上稟。來自辰溪。趙高曰。趙元昊初納款。有密劄下廊廷。經略司以安遠塞門二寨地。賜與夏國。仰改立烽堠。又曰。治平之末。有密劄下廊廷。令招誘橫山之民。以兵迎接。占據生地。非种諤擅興也。及鬼名山來降。种

元集卷之八十九
十一
諤築綏州城。申帥府索錢糧。陸介夫乃驚。奏諤擅城綏州。錢糧當與。不當應副。詔介夫與薛向極力應副。又曰。郭宣徽之行。詔曰。國家萬里。豈與犬羊爭尺寸之地。其綏州到日。立行毀棄。劉航知文公之志。亦欲毀之。韓公不肯毀。高力勸郭逵留之。總管賈逵悉以兵驅降民出塞外。云悉已逃去。高勸郭帥招集之。使還守綏州。不然。且為邊患。郭帥從之。得勝兵六七千人。并老弱萬餘人。韓公又使日給糧二升。降民乃安。今則使分耕綏州旁地。不復給糧矣。又諫祚夏虜。欲遣使告哀。以揚定之死。莫肯為使者。薛宗道有罪。強之來。宗道甚懼。朝廷遣韓縝。劉航詰其所以使之意。宗道稱告哀耳。無它也。及至京師。朝廷使縝固問之。宗道對如初。縝固言。朝廷欲綏州還夏國。宗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朝廷因令縝語宗道。還我安遠塞門二寨。又分歲賜萬以遺國中諸酋豪。宗道曰。此非某之所決也。請歸白之。夏虜復使宗道來曰。不知所謂。因繫送殺揚定者二人以來。朝廷留二人。而逐宗道表。并貢物皆不受。宗道復來。縝因責之曰。君在西繹時。已許我矣。今更易言。何也。宗道由是得罪。更遣都羅重進來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教夏國以臣叛。其君何哉。朝廷乃命更不分賜物。但還二寨。重進凡三返。議之不合。更遣周育訛以誓書來。言謹奉詔。以二寨易綏州。

朝廷乃遣劉航冊命秉常爲夏國王。旣而郭帥遣高交二寨定地界。虜乃言朝廷本欲得二寨耳。地界非本約也。高曰：若不得地，但得此二壙墟，安用之？郭帥乃留歲賜，奏乞詔高赴闕詢之。朝廷乃命綏州曰：綏德城，不復以易二寨。高旣對，言於上曰：綏州與之亦用兵，不與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薛昌朝曰：治平四年，种諤直奏云：銀州監軍嵬名山請以所部數萬衆歸欵。上召薛向詣闕詢之，使還與延州知州陸誥議。誥向乃畫三策，以爲使名山直取涼上也。不能取，守其地以拒之。次也。不能守，則退保兩界不耕地。下也。誥意以爲朝廷必不行。無何，朝廷降宣從其策。及諤出兵據綏州而城之。誥乃大驚，故以擅城罪之耳。降民初及五六萬口，後凍飢死及逃歸，今存者十之一耳。自始及城屯兵餽輓，凡百軍須，所費約三百萬緡。其城地形險要，若守之，虜必不能取也。今歲糴穀已有三年之儲，皆降民耕城旁田所收也。子瑾曰：城南門一逕通延州，出門取賊境，人不敢耕。降民逃歸者十七八。名山母今在。西人亦不誅也。弟來數月即去。漕司使冀膺磨勘，綏州所費六百萬貫。趙高曰：楊定左右賞國，受趙諒祚金珠甚厚。爲沿邊都巡檢，私出塞見諒祚，稱臣拜之。又有上諒祚表，其子常往來諒祚所，及种諤據綏州，諒祚以定賞已，故因議擢場誘殺之。及械送其子

以來。使具言定情。故朝廷編管其子南方。揚傳延州人。程戡奏補齋郎。使掌機宜。定奏表疑傳所爲。逮繫京師。以無驗免。劉述上神宗論种諤薛向城綏州罪狀。臣切聞趙瞻勘到种諤詐稱得密旨。擅發兵馬城綏州。公案止斷追官安置而已。案內亦不一。就勘到薛向。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夫矯制發兵。人臣之罪無大。懷姦罔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見不忠於主。茲實叛亂之漸。爲天下者。不可不深懲也。昔漢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爲不可。恐後奉使者爲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邑豪聶壹計。欲舉兵攻匈奴。與韓安國論難往復數四。武帝從恢議。後無成功。下恢廷尉。廷尉以爲當斬。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恢爲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武帝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乃自殺。恢當時稟命於朝廷。而舉事不成。武帝猶謂不誅無以謝天下。蓋慮後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殺傷士卒。疲弊中國。故以爲戒爾。今种諤詐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費。此而不誅。孰爲可誅者。所幸賴者。陛下仁聖之心。充格天地。天地神靈。擁佑聖德。故致諒祚死。不然。兵連禍結。百姓受弊。於今已不淺矣。伏望陛下深思宗社。

之計。早絕禍亂之源。發於聖斷。斬諤以謝邊民。以誠後來。專輒興事。以遺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薛向。臣採諸衆論。其人本爲擘畫。用鹽博馬事。今來鹽鈔。布滿中外。賣之折錢。而復不顧。其法已弊矣。向切欲擺脫。未有緣由。故於上前。妄陳橫山可取之議。欲作邊帥。以邀已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洎過本路。遂將公文。并手詔。與諸將稱得密旨。圖取橫山。以致种諤狂發貪功。恐爲他人所先。輒作此事。迹其所由。首惡者乃向也。今种諤既議。追官安置而已。向乃猶不失爲州臣。恐用法未適。輕重之宜。縱使陛下當時曾許。向經營此事。乃爲向以甘言厚利。眩惑之故。所謂懷姦罔上者。非向而誰。漢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正爲此爾。中外皆謂向儉巧之人。善結權貴。致位至此。悉用此道。陛下旣爲此人面欺。當須覺悟。而怒之。不當曲爲主張。掩盖其罪也。臣恐今後姦邪之人。窺見此意。別生事端。誑誤陛下。以爲朝廷招天下之患。陛下又將主張掩盖之邪。將不然邪。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言從衆也。仁宗皇帝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下之人謂之惡。則棄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薛向之罪惡。中外切齒。關陝之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而陛下獨未悟。臣所未諭也。其勘官趙瞻。旣勘得种諤辭。連薛

向等人便合追攝勘證。豈得再取朝廷旨揮。顯見黨庇懷姦首惡之人。伏請選差公正強明臣僚。并趙瞻一處勘鞫。以正拜憲。以厭人心。臣前已具奏乞不差趙瞻作勘官。恐因與薛向鄉里之舊。曲為黨庇。今乃果然。臣恐兩府大臣中亦有黨庇薛向如趙瞻者。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姦。故敢觸冒忌諱。昧死陳誠。惟陛下念之。

舊石城

元一統志舊石城在綏德廢縣東三十里。故寬州是也。今按圖冊書曰舊石城。

吳兒城

元一統志吳兒城在隴泉廢縣西北四十里。赫連勃勃破劉裕子義真於長安。遂虜其人。築此城以居之。

上

郡古城

太平寰宇記上郡古城在隴泉縣東五十里。始皇使扶蘇監蒙恬之處。

故匡州城

太平寰宇記故匡州城。隋置此州在延福廢縣西北五十里。故城尚存。唐武德六年。與六胡州又同置。祿山之亂。陷入西蕃界。

永洛

故城

元一統志永洛故城。浮休居士張舜民字芸叟作事記曰。乙丑歲。西客有以永洛語余者。言初經略使沈括建言。本路既獲米

脂寨。以橫山勢蹙。距宥州近三舍。下瞰銀夏平川千餘里。皆沃壤可耕。為屯田計。請於米脂間城永洛。屯勁兵以抗賊。則河南地盡可以種耨。靈武

孤危。不日而復。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馳駟至延。體量利害。時元豐五年七月也。禧等至延。與括同相度。意合。即奏言如括奏議。朝廷許之。然永洛者。在米脂川之西。宥州之東。附橫山之脅。二面皆重岡複嶺。惟路可通車馬。蓋夏人必爭之地。又城中無井泉。惟城有無定河。浸漬之餘。可以汲食。故諸將頗以爲不然。而禧括等貪功生事。決意城之。及禧等來。親授御劄。自經略安撫使种諤而下。盡受制。方大會府庭。出御劄以示。諸將皆駭然失色。總管曲珍而下。唯唯不敢異議。惟种諤極言不可。禧怒。以語諤曰。君不畏死。而敢沮機事耶。諤曰。城之則必敗。敗即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弗可屈。即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偕往。有詔留諤守延州。八月甲子。禧舜舉及括等率蕃漢十餘將。凡八萬兵。役夫荷糧者倍之。於是李浦將前軍。本路將官呂政佐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景思誼佐之。李稷主運餉。治版築。謀畫進退。悉決於禧。括及舜舉與聞而已。戊辰。至永洛。環兵外向。旬有二日而城立。乃留珍等諸將以守。兼護役作。制樓櫓。而禧括舜舉及其幙府官屬率牙兵八萬人先歸。至米脂。珍遣人來告。夏人至矣。初。賊間王師之城也。其用事者以爲此城不爭。則橫山盡爲漢有。靈夏爲存亡所係要害。當以死捍之。

又知諤不在軍中。益無所憚。於是悉發境內引弓之民。誘召吐蕃諸處兵。以爲不足。又乞於契丹步騎三十萬。欲以全兵取勝。以報朝廷五路之役。前歲大舉兵。時廊延兵隸惟諤麾下最有功。克米脂。取白豹。襲金湯。葭蘆等戍。斬首數千。旣屢勝。兵將驕甚。眈大敵如兒女。果敢弗怯。而禧輕佻。常自擬古名將。逮間賊至。笑謂報者曰。黠羌敢送死乎。因語拈曰。公帥臣萬一不可貽國羞。僕與李常侍。蒙上所遣。願屬以邊事。義當往彼拒敵。死生以之。遂令左右鞭馬率舜舉以行。舜舉不欲往。強之即與俱。且約拈曰。緩急相救。拈諾即行。時九月癸巳也。禧至永洛。賊兵尚遙。翌日凌晨與諸將會于西門觀賊。諸將請擊之以挫賊。而高永能者語尤切。曰。羌性猶犬。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折而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以作其狂突。則痢啖撲緣。無所不至。今其先來者皆精兵。欲以當我。可速與戰。戰則獸駭鳥散。後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此賊之常勢也。其塵空障天。必有數千萬。使其俱至。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永能者屬部蕃將。年七十餘。結髮以來幾百戰。沈重謀畧。生四男皆拳健。善騎射。羌人常畏之。諸將頗以永能言爲善。惟禧不聽。永能怏怏而退。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日亭午。賊騎稍逼。禧令出戰。於是王師七萬陣於城下。禧與舜舉坐譙門。自執大黃旗。謂諸將曰。

望吾旗麾而進。袒而止。軍中往往竊笑。賊大至。俄鐵騎五十涉無定河。永
能又進前曰。此羗人鐵鷄子騎。過河得平地。其鋒不可當。乘其未渡擊之。
可使殲焉。若使之畢濟。我師殆矣。禧又不聽。已而鐵騎過河。衝踐王師。陣
遂動。賊以大兵乘之。珍等大敗。奔歸城中者三百人。禧回顧不知所爲。即
圍城以守。賊分兵圍之。厚數重。乙亥游騎掠米脂。括退保綏德州。賊知王
師兵援困。盡銳來攻。城中將士晝夜戰。無不流血。永能歎曰。事至於此。必
無幸矣。因挂弓於堞。絕脰而死。三軍皆泣。被圍數日。乏水。以至裂馬糞而
飲。會天微雨。將士露立。以衣承焉。吮之而止。渴稍稍殺。役夫啖之。禧令土
工鑿數井。始有浸潤。士卒渴甚。爭急。至者斬之。不能止。尸蔽井傍。有至投
于井中飲者。踰刻而填塞。其渴如此。凡八日。賊遣使呼城上講和。諸將來
結盟。意欲詐曲。珍斬之。禧等遣呂文思應命。文思至賊所。賊令坐。呂政于
地。曰。爾乃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呂文思乃還。禧以珍總軍政。不
可遣。景思誼自請行。禧曰。爾小將不可。思誼曰。今事已急。倘能以口舌說
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苟能活數萬人之命。豈顧一身邪。廼入賊
中。賊見之曰。若還蘭會米脂。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
賊知無益。度珍不可得。因髡思誼囚之。城中兵愈窘。舜舉掘坎于前。謂左

右曰。城陷。吾自刎。汝當以此尸瘞此中。初思誼去。禧奔舉幕中有水兩壺。將士絕飲已三宿。賊不知而攻之。稍緩。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速降。爾無水已三日。禧以壺中水揚于外。示之曰。若無水。此何物也。賊咲曰。止此耳。夜半賊兵四面急攻。先梯穴而入。士卒飢羸不能拒。因各潰散。舜舉自殺。禧殺為亂兵所殺。將校惟曲珍王湛李浦獲免。逃歸者數千人。千人身皆被創。賊視利。見有衣甲者窮鬪不置。殺之奪其物。故能脫者。大抵皆裸袒被髮。至有蕃落指揮使馬黃者。驍勇絕倫。城陷不肯逃。持刀大呼。出入賊陣中。殺數百人而後死。初珍之失馬。危甚。忽有老人牽馬以授之。曰。此曲太尉乎。因得馳去。是役也。正兵及糧卒死者凡十餘萬人。官吏將校數百人。賊欲進寇延州。會諸賊爭所掠不平。賊將懼變。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退。涑水記間詔罷涇源之役。更命修永洛寨。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源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以饋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違軍令。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百姓不能堪。一夫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歐之。解州枷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詣縣督之。亦不能

集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挺欲鬪。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塞凍餒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憚行無鬪志。倉庫畜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遂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馬上泣言。若再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迎以好語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間者代禹玉發慙。六月詔罷涇原之役。衆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舉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寨。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於涇原之北。竦官軍出塞而擊之。旣聞城永洛。即引兵趣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十數。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

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守李穰統步兵三萬餘人於永洛。括舜舉以八千餘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帥城中兵陳於崖下水際。舜舉稷植黃旗坐於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之過陣前。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禧，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鳴笛於陣。虜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將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疋。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守，白徐禧請帥衆突圍而出南走。猶愈於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間曲珍敗，永洛城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

十九庚

城

清澗城

陝西志清澗城。宋康定元年。鄜州判官种世衡請管故寬州。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范仲淹然之。詔

世衡戰且城之。初若無水。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獲甘泉。遂置營田。以備邊警。歐陽公集范公神道碑銘。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

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涑水記聞种世衡修延州城鑿井以拒元昊。初元昊旣陷安遠塞門寨。朝廷以延州保

寨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寺丞簽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

通河東路。北可以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戰且攻。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丈。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鑿。衆以爲城無井則

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即命工鑿石出之。得石屑一器。酬之百錢。凡遇石數重。水乃大發。旣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

効之。皆得水。詔名城曰清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世衡清澗城。倉廩皆實。吏民習射。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以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趣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則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羗屬親。人人得其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禮。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徹席上銀器以與之。數年。清澗城遂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水洛城

郡縣志慶曆二年正月。范仲淹奏云。如進修水洛城。斷賊於秦亭之路。其利甚大。涑水記間韓琦奏乞罷修水洛結

公二城。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壘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隳損。應修及應增置者甚衆。今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已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其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縻穰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

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工。何啻百萬。更須采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土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及救應山外。比即自儀州黃石河路。只省得兩程。况劉滬昨已殺降水洛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城川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名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爲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今近裏要害城堡。尚多闕漏。豈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分未了堡寨。其水洛結公二城。權住修。向去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等。即知修水洛城。即今便與不便。詔如琦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部署鄭戢。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戢知永興軍。戢因極言築三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築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兵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旣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之意。別致

生變。請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而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戢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遂致賞罰間或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趣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劄與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戡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况水洛城今已修畢。惟女墻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戡等卒城之。紀事本末修水洛城。慶曆三年九月甲子。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戢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安寧等。以水洛城來獻。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爲封疆之利。從之。十二月辛丑。陝西宣撫使韓琦言。請令下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略司。且并力修葺。逐處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別奏聽旨。四年正月戊辰。詔陝西四路都署司。涇原經略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然劉滬時已興役。鄭戢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三月甲戌。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

城利害以間。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爲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即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爲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爲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變。日增版築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特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燒積聚。殺吏民爲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據尸洙乞與鄭戩下獄狀。劉滬董士廉先送德順軍獄。後有旨送邠州獄。又覆奏李京劄子狀。士廉繫獄二十餘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叅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切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抗拒。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

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抗拒。一面修興。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况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敢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加勩。蓋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于闕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間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戮。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効死以報聖德。四月丙申。諫官孫甫言略曰。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稟朝廷之命。領千餘兵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鬥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將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狄青爲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青不無怏怏心。况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余靖言

略曰。今爲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怨之。使其城守。責以後効。仍詔青等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旣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滬。儻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滬等公案。特與踈放。無使羗戎。因此疑惑。此據余

靖諫章附見。實錄無有也。

丁酉。歐陽脩言。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

命一中使。令周詢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蓋初有所稟。且築城不

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

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

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臣遂偏見如此。則水洛

之利可固。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

未見其可也。庚子。知永興軍鄭戢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趨德順軍。追

攝知水洛城劉滬。及本司勾當公事董士廉。枷項送獄。稱洙累令住修水

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永興軍。被詔令一面興修。已移文報洙。洙等旣

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圖陷滬

等。一旦用兵擒脅下獄。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酬殺。別生邊患。惟深察

之。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旣而釋二人。今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脩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狄青械繫滬等。因致驚搔。今周詢却將滬往。以此可見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劉滬。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滬而動大將。今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滬而屈大將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得令其功。於邊防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其利。否則有害。五月。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跡。致賞罰間或有差悞。因退思之。臣任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跡。則是以偷安不忠。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戮。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亦無益。一也。緣邊禁軍弓箭手。連年借倩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

不小。三也。自来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帶城寨。自近歲修成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程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水洛城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勞費如此。又多踈虞。比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来只爲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涇原秦鳳兩路。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單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况自来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爲賊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截。五也。自隴州入秦州。由故關路山阪隘險。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最爲孤絕。其東路限隔水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爲籬障。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來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煙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

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斷。故關及水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間官中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

涇原路沿邊土地。最爲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哥青唐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爲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九也。

今修水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川等大寨。須籍秦鳳差人修置。僚圖實効者。特務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麥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得轉官酬獎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復修。則隴城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

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合二尺以來。其劉滬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面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

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今不計修水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使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厲逐路帥臣。預作支梧。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却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詔劄與魚周詢程戡等。而周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今欲畢工。惟女墻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韓琦十三條。據司馬光記聞。琦稱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陳惟信往涇原催修城。蓋魚周詢程戡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後一兩日間。故朝廷雖以琦言劄付魚周詢等。及周詢等奏到。即從其請。遣惟信催修城也。記聞稱五月十六日詔戡等卒城水洛。豈誤以初六日爲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今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委狄

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西最爲重地。雖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鹿暴所能專任。章凡四上。尋有詔徙青權并代部署。甲辰。涇原路經略安撫司所言修水洛城畢。庚戌。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爲刑部郎中。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七月壬申。賜修水洛城禁軍及弓箭手緡錢。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檢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劉滬爲東頭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洛陽縣董士廉罰銅八斤。朝廷雖使滬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滬權水洛城主。終坐違本路帥命。故責及之。八月辛丑。右正言直集賢院知晉州尹洙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舊制。諫官御史補外無待闕者。洙自慶移晉。會前守未滿歲。有旨令洙待闕。洙心疑鄭戩譖已。奏乞與戩俱下御史獄。辯水洛事。且言戩交結走馬承受。麥知微。於是遷秩改命。而所乞竟不從。戊申。陝西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程戩言。昨遣三司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與臣同體量興修水洛城。臣等昨離永興軍日。涇原部署狄青。已部領軍馬至德順軍。仍令閣門祗候崔宣。指揮使謝能等。領軍馬就水洛城收捉劉滬。董士廉。欲誣以違節制。斬之。賴滬等不敢抗對。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軍監酒周頌。就劾。又差平涼知縣李元。現代頌。面受其意。不謂朝廷遣魚周詢。周惟德來。劉滬等

生得出獄。自後臣奉旨帶劉滬董士廉再往興築。臣以蕃部疑變。乃慮狄青尹洙等破壞此誠無以就功。累聞朝廷續差內殿崇班陳惟信。令臣與狄青應副興修。今幸滬等城水浴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馬鈐轄高繼元著作郎石輅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贊謀狄青謂水浴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黨之人自懷疑忌。兼聞既城之後。猶欲力遂前非。石輅雖已離此。繼元仲昌多陰獻計畫。務在間諜。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為鬪亂。雖水浴城不足惜。柰何扇動蕃部。棄去漢土。不惟為異類報怨。兼欲將微臣稔過。臣所操心。粗能知分。雖城百水浴。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過京師。特賜宣諭此事。庶到邊不為羣小所惑。其高繼元李仲昌乞早移別路。一差遣不爾。沮撓邊事。必起後虞。詔權并代部署狄青為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涇原部署。青自涇原權并代。當在六月十三日以後。朝廷不欲令青沮劉滬也。但實錄不詳耳。水浴既城。劉滬又責官。涇原已別命帥。則青可復還。特書此。亦足見朝廷委曲任人之意云。五年三月。董士廉詣闕訟水浴城事。輔臣多主之。韓琦不自安。懇求補外。七年五月。水浴城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浴。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牛獎

逋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爲水洛城都監。皇祐二年正月戊寅。涇原經略司言。自修德順軍水洛城底石門堡。而生戶蕃族多出內附。請遞補職名。仍月給俸錢。使爲屬戶以扞邊。從之。元一統志水洛城在州西南一百里。領王家一城。石門一堡。宋慶曆二年冬十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隴水環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氏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又得蕃兵三五萬人。挈箭手。共捍西賊。從之。劉滬先以右侍禁瓦亭寨監押權靜邊寨主。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騎。時任福敗也。城晝閉門。民畜產多爲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邊人謂爲劉開門。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祇候。又破務寧生氏。西南去渭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城。川平。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固。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鐸厮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厮那及酋屬來獻。結以水洛露羅甘地。願爲屬戶。戩即令滬將兵受地。既至。而氏情中變。滬坐胡床進退一戰。氏即奔潰。追至石門。酋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麾下。

以通秦渭之路。遷內殿崇班。十二月。陝西宣撫使韓琦言。鎮戎軍今年差役已勞苦。今更修生戶所獻水洛城。頗為未便。明年正月。詔罷修水洛城。從琦奏請也。然滄時已興役。戩又遣著作郎莫士廉將士助之。四月。諫官孫甫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不可罪滄。由是徙洙而釋滄。諫官余靖言滄等所築之城已就。今不可罪。以起遠人疑貳之心。歐陽修亦云滄等城等卑功。成為國利。始狄青械劉滄莫士廉等送德順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之。令往水洛城訖役。朝廷嘗遣魚周詢往視利害。及周詢還。是戩議。遂徙洙慶州。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王

家城

宋會要慶曆四年。置管石門堡名王家城。籠竿城。宋會要籠竿城。大中祥符七年修築。天禧元年五月

二日。權涇原路駐泊都鈐轄郝榮等言。掘籠竿城壕。自上石門至鎮戎軍功畢。詔獎之。仍賚器帛。賜將士緡錢。

羊牧隆城

宋會要羊牧隆城。天禧元年修築。在涇原路。晉卧龍城。玉海晉書。涼州城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

卧龍城

里。本匈奴所築也。太平寰宇記卧龍城。郡城異名。其城擅道鸞土。以成之。有若盤龍。城形四方。有頭尾兩翅。一名鳥城。一名翅城。

舊曰

麟州城

元一統志舊麟州城。按秦武王轉徙東民以實茲土。又用滋富。因以新秦名。唐開元中。羣蕃搆逆。張燕公說致討。請

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周顯德末。北漢弗庭。楊侯忘其名徙城小堡。所以遏并寇也。宋乾德元年。又遷于吳兒堡。土產與振武同。香有穀撥。甘松。藥有麻黃。甘草。升麻。當歸。菴閣。柴胡。刺楸。遠志。及白角。端拱元年。又治新秦。金為夏人所奪。地遂荒。宋韓魏公安陽集次韻和運使揚旼舍人登麟州城見寄。關河皆我舊。羗虜豈吾隣。未決廟中筭。可傷山後民。戍兵閑自費。勝策默難陳。世論安無事。吁哉老塞臣。

故府州

城

元一統志故府州城。本河西廢地界。東過河至火山軍四十里。西至麟州一百五十里。南過河至奇嵐軍一百四十里。北至二十六府。勒

浪。馬尾。直蕩。啜娘等蕃族四百八十里。東南過河至火山軍拮楸寨四十里。南至麟州界杓枝谷三十里。西北至沒兒雀。悉命。女奴。越都等蕃族三百五十里。東北至唐龍鎮一百五十里。按輿地廣記。府州府谷縣北至豐州。羅泊川。掌地一百二十五里。以羅泊川為豐州治。是宋嘉祐七年。謂此川掌地方圓百餘里。如掌之平。故於此置治。其西五十里有沙井嶺。三十里有煖泉峯。又六十里有龍尾房。又西北九十里。有超沒堆。並府州所

隸。今所具圖冊乃云府谷西京豐州一百五十里。西京即大同路也。按舊豐州。宋慶曆元年七月始陷于西夏。不知後來何以屬西京。嘉祐七年。再置豐州。在府州管內。據宋志云。折從阮刺史日。取契丹城堡十餘。薜泊川在中。今具到圖冊云。府谷北至西京豐州界六十里。則又似說薜泊川地界。不能無惑。更須考詳。而圖志皆闕。始存舊書所云。

舊雲州城

元一統志舊雲州城。即古麟州神木寨地也。本朝初

置州隸延安路。後廢為縣隸葭州。

五原塞城

元一統志五原塞城。漢書云。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

障至盧朐山。即銀城廢縣正北所謂光祿塞是也。後魏曾於此立石城縣。後改焉。晉太康地理志云。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此。宋九域志。銀城縣有五原塞。方輿樞要云。舊麟州有西關。漢武帝徙山東貧民居之。即此也。寰宇記云。唐龍朔二年。折豐勝二州界置瀚海都護府。總章中。改為安西大都護府。北至陰山七十里。至回紇界七百里。去洛陽二千九百里。在黃河北。領陰山一縣。屬銀州。天寶元年。置其州與縣。至宋並廢。方輿樞要云。陰山暑月尚有雪積不消。唐歐陽詹詩。有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註云。秦晉之間。又宋沈括詩。五原愁殺起秋

風。雪壓陰山。山不融之句。文同賦五原行略云。羗人鈔暴為常事。見敵不爭收若雨。自高聲勢立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將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玉海漢五原塞外列城。武紀。元封元年冬十月。帝歷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太初三年夏四月。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山名。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行懷光祿諸亭障。匈奴傳。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句音鈞。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山名。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韓說傳。太初中也。五原外列城。通典注。榆林縣西。

有漢五原城。
光祿城
西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

南。保光祿城。蓋康曰。前光祿徐自為所築城。
曼頭城
隋書宇文述傳。吐谷渾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等追之。至曼頭

城拔之。斬三千餘級。地理志。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頭城。太平寰宇記。曼頭城在國西南二百里。按後魏真君六年。遣高涼王郡討吐谷渾。軍

至曼頭城。即此。邑在國西南五百里。隋河源郡所治也。國南又有新律國。又有長源城。

范夫人城

西漢書匈奴傳

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數百人。漢軍乘勝追

北至范夫人城。

注。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已。其妻悉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遮虜城

新唐書沙

陀傳。乾符六年。詔昭義李鈞為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沙陀李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瘁瘁。吾昆切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

亂。鈞死于兵。玉海闕駟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李陵傳。天漢二年。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

餘里。通典。肅州酒泉。漢福祿縣地。古長城。漢遮虜障也。

統萬城

太平寰宇記統萬城。水經注。赫連勃勃於無定河北黑水

之南築此城。勃勃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宜以統萬為名。其城土色白而牢

固。有亢敵峻嶮。非人力可攻。酈元云。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其城南門曰朝宋。北門曰平朔。東門曰招魏。西門曰服涼。其子城在羅

城東門曰鳳陽。本有三門。夷人多尚東。故東向開。元一統志。統萬城在麟州東。按北史。元魏末。赫連氏據河西。稱大夏。發嶺北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南。蒸沙築城。號曰統萬。取一統天下。君臨萬國爲意。即此城也。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四年。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間。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宋會要。淳化五年四月四日。詔夏州舊城宜令廢毀。居民並遷於綏銀等州。分以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存撫。先是。帝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遷民於綏銀以來。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剛銳如鉄。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已來。頗與關右爲患。今遷於內地。斯萬世之利也。帝從之。

朔方城

玉海詩。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兆。央

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注。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朔方。北方也。朱氏曰。今靈夏等州之地。程氏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

狄之道。守備焉本。不以攻戰為先也。漢武紀。元朔二年。甲寅春正月。匈奴

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或曰塞名。

在朔方北。西至符離。塞名。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

口。三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五年春。大將軍青將六將軍兵出朔方高

闕。衛青傳。元朔二年。青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

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封青為長平侯。使青校尉

平陵侯蘇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造謀籍兵。故遣將以征厥罪。詩

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詩。出車。箋。王使南仲為

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

闕。獲首三千三百級。車輜甚眾。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

純粹領梁北河討蒲泥。王號破符離。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其益封三千

八百戶。注。如淳曰。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

焉。東經榆林塞為榆溪。言軍尋此塞而行。符離。塞名也。史記云。按榆谷舊

河塞。正義。今榆林縣東四十里。地理志。朔方郡縣十三。封沃墜。並元狩三

年城。臨戎。元朔五年城。食貨志。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云云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注。師古曰。築城又守衛之。主父偃傳。偃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遂置朔方。公孫弘諫以罷弊中國。奉無用之地。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謝曰。願罷西南夷。蒼海。專事朔方。上許之。伍被傳。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注。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匈奴傳。諸侯畔秦。匈奴復稍度河南。冒頓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復收蒙恬所奪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元朔元年。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明年。右賢王侵擾朔方。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明年春。再出定襄。明年秋。昆邪王降。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云云票騎封狼居胥山。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元鼎六年。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

見武節。

紀。元封元年冬十月。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匈奴數使奇兵侵

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備東胡。元封四年。

甘露三年。遣長樂衛尉董忠將騎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注。

師古曰。在朔方麻渾縣西北。地理志。麻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燕然銘。陵

高關下雞鹿。後記。永元元年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

鴻出。朔陽塞。注。朔陽縣屬九原。贊曰。孝武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

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宋夏文莊公集主父偃請城朔方論。夫儒者立

言措意。訓世垂範。布在方策。播之無窮。非隨時之義也。漢武待學者以不

次之位。楊雄司馬相如。平津侯董仲舒之徒。以大材稱旨。東方朔。吾丘壽

王。朱買臣。主父偃之流。以上書被用。雖昧國朝規制。而左右經義。以析時

弊。故主父偃上書。極諫伐匈奴之事。排兵革。去戰爭。謂得其地不足利。得

其民不可用。秦竭天下之力。却地千里。澤鹵不生五穀。暴兵露師。以守北

河。飛芻輓粟。不足糧餉。邊境靡弊。而尉他章邯得成其私。言世務之急。甚

中治道。故上歎其見晚。歲有四遷之榮。極言之祿亦厚矣。求諫之賞亦重

矣。是時上方黷武事於夷狄。北欲城築朔方。國用不足。而權酷筭緡鹽鉄

之利並行。民苦其弊。平津侯議罷四遠無用之郡。偃乃盛言朔方地肥饒。

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戲。何忘本之甚歟。前言澤鹵。而此言肥饒。豈地變歟。前言不足。而此言省用。豈事之變歟。人之無常。不可以爲醫。况士乎。其進也。危言高論。傳經致諫。以合人望。言其害也。如彼。其貴也。甘言邪說。希旨苟合。以自固位。言其利也。如此。語不于常。終始違迕。豈可以聖人之道而進身。以小人之邪而固位。得非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令色亂僞。以譎一人。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曰。善人吾不得見也。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哀哉。聖人之塗。而成小人之私。負乘致寇。宜其不達矣。當朱買臣之十難。平津侯不得其一。史籍不載。莫知其辭。苟能舉此以難建策者。固將誣服矣。

靈武城

太平寰宇記靈武城

在靈武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築。元一統志靈武城在白馬嶺之北。漢地理志云。靈武縣屬北地郡。又云。故城在葭州西南。漢懷渾都尉理所。後魏太和初。平齊。徙歷下人於此。有歷城之名。後周置歷城郡。天和三年。廢爲胡城鎮。唐武德五年。移治靈武縣。至德元載。肅宗即位於靈武。即此地也。宋初廢。

典農城

太平寰宇記典農城。按注水經云。河水又東。朔方郡弘靜縣典農城是此也。玉海水經。河水又

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

什

賁故城

太平寰宇記什賁故城。即漢朔方縣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城置朔方五

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公孫弘數諫。以爲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由是卒城之。自漢至今。常爲關中

根抵 吳城

太平寰宇記吳城。在朔方縣北一百二十五里。赫連昌因山所築。隋置白城鎮。後廢。

赤城

元一統志按山

林地志集略云。赤城。乃古蚩尤所居之處。在奉聖州東一百五十里。舊望雲縣。即今雲州。

古長城

元一統志按山林地志集

略云。望雲縣有古長城。六國時在此。唐長城廣袤接於槍杆山嶺。在奉聖州之東六十里。

白馬騮城

太平寰宇記十

六國春秋云。赫連勃勃時有駿馬死。即取毛爲號。故名其城爲白馬騮。

榆溪城

新唐書回紇傳。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

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城。

三封故城

太平寰宇記三封故城。即漢縣廢城。在今

神木
縣界。**銀川城**

宋會要銀川城。在今神木縣。崇寧五年以銀州改。

古烏延城

唐會要長

慶四年三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城。宋會要烏延城。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於此。舊宥州地。平難守。兼在沙磧。土無所出。先於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事有備。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山城畢。乃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池不遠。其北即是牧地。它日當為一都會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及可置鹽監。鐵冶。錢監。馬牧。因嶮控扼。候烏延功畢。漸次計置。

震威城

宋會要震威城。在府

州。舊鐵爐骨堆新寨。宣和六年。改為震威城。

葭蘆城

續通鑑長編。哲宗紹聖四年。知太原府孫覽。議復取葭蘆。遂敗夏兵。

虜師度不能支。遁去。覽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世永。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故葭蘆未就。虜數萬猝至。覽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虜前不能進。而後為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

一四

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書寫監生臣章仲京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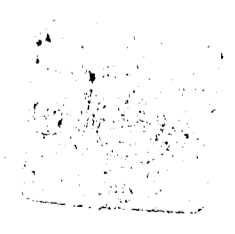
臣王穉登

Or. 61 d.

--	--	--	--	--

11757
 32 ff
 12/2/44

ind.



纂修官西兵簽出第八千九
元一候名二千七
魏初集
九十
卷內

書二種計二十七條

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發寫 膳錄

OR. 11,759.

Or. 61 d.

